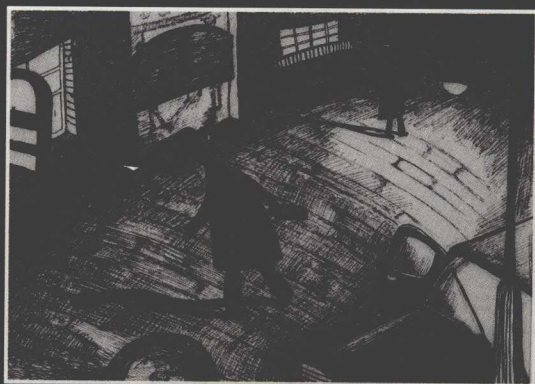


午夜文库典藏本·第一辑

# 漫长的告别

(美)雷蒙德·钱德勒 著 宋碧云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THE LONG GOODBYE

漫长的告别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著 宋碧云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漫长的告别 / (美) 钱德勒 (Chandler, R.) 著; 宋碧云译. —2版.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225-747-4  
I. 漫… II. ①钱…②宋… III.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1359号

---

The Long Goodbye

By Raymond Chandler

Copyright©1953 Raymond Chandler, First published by Hamish Hamilton 195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ymond Chandler Limited, a Chorion group compan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08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0338

---



## 漫长的告别

(美) 雷蒙德·钱德勒 著; 宋碧云 译

责任编辑: 于 少

统筹编辑: 施 铮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weisign 未设计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198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二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747-4

定 价: 38.00元

---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午夜文库典藏本·第一辑

阅  
读  
之  
前  
  
没  
有  
真  
相

Raymond Chandler

---

关于钱德勒

阿城

我自己当然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如果你读过侦探小说，便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关侦探小说的文字，有个道德约定，或说是默契，即不可泄露天机。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天机，也就是答案，是肉身的诱惑，是智力的挑战，是阅读的张力。

不过天机一旦精彩，下一个天机，也就是作者是怎样的人，是读者马上想知道的。这是我认定这些文字是应该放到钱德勒的小说之后的原因。现代文论认为作者和作品是应该分开的，即读其文即可，作者怎样，无足论。以作者论其文，或作者论，为昨日旧套。但现代文论恰恰于此忽略了阅读心理的一个微妙机制。这是有意的忽略，因为作者这一因素会破坏现代文论自建的论述逻辑，或不如说，现代文论有其自我保护机制，有洁癖。

但是钱德勒又是一个例外，因为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不知道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甚少，更不要说钱德勒的小说都翻拍过电影。因此我的这点文字如果被放在前面，亦无可，天机早已泄露数十年了。我前面的天机说，纯只为照顾心中想象的居然没有读过钱德勒的小说的读者。

当然钱德勒其人也早就广为人知，我不厌其烦，仍旧为新读者介绍老作者。

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 1888年7月2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 1959年3月26日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La Jolla)的斯克瑞普斯诊所(Scripps Clinics), 死因是酗酒及肺炎。因为他的文稿代理人赫尔加·格林(Helga Greene)与他的秘书琼·弗莱卡丝(Jean Fracasse) 兴讼争夺他的遗产, 据《钱德勒论文集》的作者弗兰克·麦克桑恩(Frank MacSchane)指出, 这导致他的遗体被葬于预留给贫困者的墓地, 即南加州圣地艾哥市的希望山公墓(Mount Hope Cemetery)。

钱德勒的父亲是火车工程师, 唯酗酒, 不知道酗酒遗不遗传, 钱德勒成人后亦酗酒。总之钱德勒的父亲遗弃了妻小, 钱德勒的母亲带了他移居英国, 由钱德勒的做律师的舅舅资助他们。

1900年秋天, 12岁的钱德勒考进伦敦的杜维奇学院(Dulwich College)。五年之后, 去巴黎学法语。再一年后, 去德国学语言。隔年春天回到英国, 入英国籍, 夏天通过公务员考试, 谋得海军的

---

---

一份工作。这是1907年的事，隔年冬天，钱德勒20岁，他的第一篇诗作*The Unknown Love*发表。不过钱德勒一年后辞职，家人震惊。此后两年内，钱德勒试过新闻业，发表过评介，均不成功。钱德勒向对他不耐烦的舅舅借了一笔钱，说清将来连本带利偿还。1912年，钱德勒返回美国，最后在洛杉矶落脚，做过穿网球拍线及采摘水果的工作。省吃俭用的日子里，据说他只买过一只烟丝荷包给自己做圣诞礼物。之后他修读簿记函授课程，提前完成课程并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他开始参加文人沙龙聚会，听音乐、朗诵诗，结识了钢琴家帕斯卡（Julian Pascal）夫妇。帕斯卡的妻子西西（Cissy Pascal）“性感、世故、机智、自信，集合了所有年轻男子性幻想的必备特质”。西西当过模特儿，好裸身做家事，虽然自称大钱德勒8岁，但对他有致命的吸引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英国国籍，钱德勒1917年应征进入加拿大军队，抵达英国利物浦，加入皇家空军，之后被送到法国战场。钱德勒后来写道，不用值班时，有时会喝酒喝到眼前发黑。战前的浪漫主义诗人，因世界大战而酗酒。

1918年停战之后，钱德勒重返洛杉矶。西西已与帕斯卡离异。钱德勒的母亲1913年从英国回到美国，此时她反对儿子的欲望，结果，他们在1924年钱德勒母亲死后不久立即结婚，又结果，36岁的钱德勒发现西西不止大他8岁，而是18岁。

钱德勒曾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斯格纳希尔市（Signal Hill）的德布利石油财团（Debney Oil Suncicate）的副总裁，但因酗酒、旷工及自杀恐吓而被解雇。

钱德勒开始写廉价小说（pulp fiction）。1933年，第一个短篇《勒索者不开枪》（*Blackmailers Don't Shoot*）被《黑面具》（*Black Mask*）杂志发表。

钱德勒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要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他做到了。1939年，钱德勒的第一本小说《长眠不醒》（*The Big Sleep*）出版，大卖。加缪、奥登和奥尼尔都赞赏他。

这之后，钱德勒的小说一路成功。到他去世，留有七部长篇。钱德勒创造了一个硬汉性格的小说

---



---

角色，侦探马洛 (Philip Marlowe)。钱德勒之前的侦探小说，是案件引人，侦探则是超人，例如福尔摩斯，而钱德勒笔下的侦探马洛，突出的是性格，案件，则是为了性格的展开。这种硬汉，引领了至今大部分侦探小说的方向。去年，我们熟悉的村上春树翻译了钱德勒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漫长的告别》曾获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爱伦·坡奖。村上版《漫长的告别》首印数为10万册，日本全国1500家书店也闻风办起了“钱德勒读书节”，村上在后记中将《漫长的告别》定义为“准经典小说”，认为钱德勒的作品影响了纯文学。

钱德勒的侦探小说，读者(包括我)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

小说成功后，钱德勒做过一阵子好莱坞编剧，与比利·怀尔德 (Billy Wilder) 一起将詹姆斯·凯恩 (James M. Cain) 的小说《双重赔偿》(*Double Indemnity*) 剧本化 (1944年)；写作了他唯一的原创剧本《蓝色大丽花》(*The Blue Dahlia*, 1946)。钱德勒还曾参与了希区柯克的《火车怪客》剧本，不过他认为希区柯克的故事不像真的。

虽然钱德勒不符合好莱坞的要求，并嘲笑电影对自己小说的改编，但是二战后欧洲的导演和后来的美国导演，都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例如黑色电影 (Flim Noir)。在欧洲，法国新浪潮电影用黑色电影的框架创作了最好的故事，比如戈达尔 (Jean-Luc Godard) 的《断了气》(*Breathless*, 1959) 和特吕弗 (Francois Truffaut) 的《刺杀钢琴师》(*Shooting the Piano Player*, 1960)。

不过生活中的钱德勒并不顺利，1954年，钱德勒正在写《漫长的告别》(*The Long Goodbye*, 1954年爱伦·坡奖最佳长篇小说)，西久病后去世，钱德勒再次陷入酗酒。1955年，钱德勒试图自杀。最终，这篇小文开始写过了，上个世纪，1959年，钱德勒逝世。

199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请出四位当代顶尖名家，票选150年来最佳作者、最佳侦探。结果雷蒙德·钱德勒与他创造的高贵侦探菲利普·马洛拿下双料冠军。

钱德勒因自己的小说而不死。

---

---

雷蒙德·钱德勒午夜书目

M029《长眠不醒》

M030《高窗》

M031《湖底女人》

M032《漫长的告别》

M033《再见，吾爱》

M034《小妹妹》

M035《重播》

M036《简单的谋杀艺术》

.....

M029 *The Big Sleep*

M030 *The High Window*

M031 *The Lady in the Lake*

M032 *The Long Goodbye*

M033 *Farewell, My Lovely*

M034 *The Little Sister*

M035 *Playback*

M036 *The Simple Art of Murder*

.....

# 1

我第一次看见特里·伦诺克斯时，他喝醉了，坐在舞者酒吧露台外的一辆劳斯莱斯银色幽灵<sup>①</sup>上。停车场的服务员把车子开出来，一直扶着敞开的车门等着，因为特里·伦诺克斯左脚悬在车外，仿佛已经忘了有这么一条腿。他相貌年轻，却天生少白头。你看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已经醉得一塌糊涂了，除此之外他跟那些穿着晚宴装、在销金窟一掷千金的大好青年没什么两样。

他身边有一位姑娘，头发呈迷人的暗红色，嘴角挂着淡漠的笑容，肩上披着一件蓝貂皮，差一点儿让劳斯莱斯车黯然失色。当然不至于如此。也不可能。

服务员就是寻常的半吊子小混混儿，身穿白外套，胸前缝有红色

---

<sup>①</sup> 劳斯莱斯银色幽灵 (Rolls-Royce Silver Wraith)，劳斯莱斯公司“二战”后推出的第一款汽车，1959年停产。

的饭馆名字。他一副受够了的样子。

“你瞧，先生，”他尖刻地说，“你能不能把脚缩进车里，好让我关门？还是我干脆把门打开，让你滚下来？”

那个姑娘看了他一眼，眼神足可以戳进他的身体，再从后背透出四英寸来。他根本没放在心上，一点儿也不惊慌。如果你以为花大把钱打高尔夫球能让你显得人格高尚，舞者酒吧雇有一种人专门会戳破你的这种幻觉。

一辆外国敞篷跑车减速掉头开进停车场，有个男人下了车，用打火机点燃一根长香烟。他身穿套头格子衬衫、黄色长裤和马鞍，在袅袅烟圈中慢慢走远，连看都没看劳斯莱斯一眼，可能觉得平淡无奇吧。在通往露台的阶梯前，他停下戴上了一个单眼镜片。

姑娘突然魅力十足地说：“亲爱的，我有个好主意。我们何不搭出租车到你那儿，把你的敞篷车开出来？今夜沿着海岸开车到蒙蒂塞托一定很棒。我在那边有几个熟人正在开池畔舞会。”

白发青年彬彬有礼地说：“真抱歉，那辆车已经不属于我了。我不得不把它卖掉。”听他的口气和语调，你会以为他只喝橘子水没喝过酒呢。

“卖了，亲爱的？你是什么意思？”她轻轻挪开，坐得离他远远的，但是声音好像挪得更远。

“我是说不得不卖。”他说，“为了吃饭钱。”

“噢，我明白了。”语气冷淡得连一片意式冰淇淋放她身上都化不掉了。

服务员将白发青年列为自己可以厕身其中的低收入阶层。“喂，伙计，”他说，“我得去停一辆车。改天再见——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放手让车门荡开。醉汉立即滑下座位，一屁股跌坐在柏油马路

上。于是我走过去，及时伸出援手。我猜跟酒鬼打交道永远是一个错误。就算他认识你而且喜欢你，还是会随时出手打你嘴巴一拳。我把手伸到他的腋下，扶他站起来。

“太谢谢了。”他客客气气地说。

姑娘挪到方向盘前头。“他喝醉酒的时候就是一副他妈的英国腔。”她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不锈钢。“谢谢你扶他。”

“我来把他扶进后座。”我说。

“真抱歉，我赴约要迟到了。”她踩下油门，劳斯莱斯开始滑动。她冷静地微笑着说：“他只是一条迷路的狗。也许你可以帮他找个家。他能定点大小便——可以这么说。”

劳斯莱斯顺着车道开上日落大道，向右转，就此消失。我正目送她，服务员回来了。我还扶着那个男人，他现在睡得正香。

“这也算是一种做法。”我对白外套说。

“当然。”他冷嘲热讽地说，“何必为一个酒鬼伤神？他们都麻烦得要命。”

“你认识他？”

“我听见那位女士叫他特里，否则摆在运牛车上我也认不得他。而且我才来两个礼拜。”

“把我的车子开过来，谢谢。”我把停车券交给他。

等他把我的奥兹莫尔比<sup>①</sup>开过来时，我感觉自己就像扛着一袋铅。白外套帮我把他扶上前座。贵客睁开一只眼睛谢谢我们，然后

---

<sup>①</sup> 奥兹莫尔比 (Oldsmobile) 的名称来源于其创始人的姓 (Olds) 与汽车 (mobile) 一词的结合。奥兹莫尔比汽车公司于 1897 年建立，是美国首家大批量生产与销售汽车的公司。

又睡着了。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酒鬼。”我对白外套说。

他说：“什么样体形、样貌和举止的酒鬼都有。他们全都是瘪三。看来这一位曾动过整容手术。”

“是啊。”我给他一元小费，他谢谢我。整容的事他说得不错。我这位新朋友的右半边脸僵硬，比较白，有几道细疤，疤痕旁边的皮肤发亮。他动过整容手术，而且是非常大的手术。

“你打算怎么处置他？”

“带他回家，让他醒醒酒，说出他住在什么地方。”

白外套对我咧嘴一笑，说：“好吧，你这个倒霉催的。要是我，我就把他扔进水沟，尽管走。这些酒腻子只会给别人添麻烦。我对付这些家伙很有一套。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人得省点力气，在紧要关头<sup>①</sup>保护自己。”

“看得出来你从中获益匪浅。”我说。他先是一副不解的样子，然后发起脾气来，但那时候我已上车启动了。

当然他说的也有点儿道理。特里·伦诺克斯给我惹来好多麻烦。不过这毕竟是我的本行呀。

那年我住在月桂谷亚卡大道一幢山坡上的小房子里，位于一条死巷的尽头，前门有长长的红木台阶，对面有个小尤加利树林。房子带着家具，屋主是一位妇人，目前到爱达荷州孀居的女儿家暂住去了。房租很便宜，一半是因为屋主希望能随时一通知就搬回来住，一半是因为那些台阶。她年岁渐大，实在受不了每次回家都得面对长长

---

① “紧要关头”原文为 in the clinches，在英语中这是双关语，也指男女热烈拥抱时。

的台阶。

我总算把酒鬼扶上了台阶。他很想帮忙，但两条腿像橡皮做的一样不听使唤，抱歉的话说到一半他就睡着了。我开了门，把他拖进屋内。他瘫在长沙发上，我给他盖了一条毯子，让他继续睡。他打鼾打了一个钟头，鼾声就像大海豚发出的。然后他突然醒来，要上厕所。如厕出来后，他斜着眼睛偷看我，想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自称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家里没人给他留门。他的声音响亮而清楚。

他要一杯不加糖的咖啡。我端出来，他小心翼翼地端着托碟和咖啡杯。

“我怎么会在这儿？”他四处张望。

“你在舞者酒吧门外醉倒在一辆劳斯莱斯车上。女朋友丢下你走了。”

“不错，”他说，“她百分之百占理。”

“你是英国人？”

“我在那儿住过，不过不是在那儿出生的。如果能叫到出租车，我马上走。”

“有辆现成的车在等着。”

他自己走下台阶。前往韦斯特伍德的路上他没多少话，只是向我致谢，还抱歉自己这么惹人嫌。他可能对很多人说过很多次这种话，顺嘴就溜出来了。

他的公寓又小又闷，一点儿温馨的感觉都没有，如果以为他是那天下午才搬进去的也不为过。绿色硬沙发前的茶几上有一个半空的苏格兰威士忌酒瓶、一碗融化的冰、三个空汽水瓶和两只玻璃杯，玻璃



烟灰缸堆满了烟蒂，有些沾着口红印，有些没有。屋里没有照片和任何私人物品。这间房子应该是租来开会或饯别、喝几杯聊聊天、睡睡觉的旅馆房间，不像人长住的地方。

他请我喝一杯，我谢绝了。我没多待。我走前他又谢了我几句，那种感谢的程度既不像我曾为他两肋插刀，也不像我什么都没有为他做过，就是那种说没有也有，说有但不明显的样子。他有点儿战栗，有点儿害羞，却客气得要命。他站在敞开的门口，等电梯上来，我进了电梯。不管他有什么缺点，他至少很有礼貌。

他没再提那位姑娘，也不提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前途，最后一张钞票已为一个高级荡妇付了舞者酒吧的账，而她竟不能多逗留一会儿，确保他不会巡逻警察关进牢房，或者被一个粗暴的出租车司机卷走，甩到外面的空地去。

搭电梯下楼时，我恨不得回楼上抢走他那瓶苏格兰威士忌。但事不关己，而且不会有用的。酒鬼想喝，总会想法子弄到酒。

我咬着嘴唇开车回家。我算是硬汉，可是这个人有让我动心的地方。除了白发、疤痕脸、响亮的声音和彬彬有礼的态度，我不知道是什么。也许这几点就够了。我再见到他的可能性不大。正如那位姑娘所说的，他只是一条迷路的狗。